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五

宗 胡仔 撰

半山老人

復齋漫錄云西清詩話荆公賞花釣魚詩披香殿上留
珠輦太液池邊送玉杯都下人以公用柳耆卿太液波
翻披香簾捲之句余讀唐上官儀初春詩云步輦出披
香清歌臨太液乃知荆公取儀詩豈謂柳詞邪庾信暮

春詩云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長安有宜春宮此又以宜春對披香矣

六朝事迹云半山報寧禪寺荆公故宅也其地名白塘舊以地卑積水為患自荆公卜居乃鑿渠決水以通城河元豐七年公病愈乃請以宅為寺因賜寺額由城東門至蔣山此半道也故今亦名半山寺陳軒金陵集載荆公半山詩凡十五首茗溪漁隱曰山谷稱荆公為半山老人故跋胡笱集句云湓城王寅擬半山老人集句

胡笳十八拍是也

蔡寬夫詩話云荆公嘗云詩家病使事太多蓋皆取其與題合者類之如此乃是編事雖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發明情態畢出則用事雖多亦何所妨故公詩如董生只為公羊感豈肯捐書一語真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之類皆意與本題不類此真所謂使事也

復齋漫錄云荆公詩靜聽鳩鳴午荒尋犬吠昏學者謂

公取唐詩一鳩鳴午寂雙燕語春愁之句余嘗見東坡手寫此詩乃是靜憇雞鳴午讀者疑之蓋不知取唐詩楓林社日鼓鼙屋午時雞

陳子高云庚辰三月十日與關聖淵陳明信集太平寺明信誦介甫三品石句以為介甫善論古今如國亡今日頑無恥自謂當年不與謀後之詩人不復措詞矣聖淵云介甫但是融化石筍行舊語且陳亡江總輩皆北面雖仇豈如此石之耐久邪聖淵及余作詩以反介甫

明信終守已說爭論紛然日暮罷去詩竟不就後十四年當癸巳寒食重尋昔游羣石巉然固在聖淵明信死已久矣苔溪漁隱曰子高三品石詩云臨春結綺今何在屹立巉巉終不改可憐江總負君恩白頭仍作北朝臣此反介甫詩意也

苔溪漁隱曰謎字自鮑照始以字體解釋為之井字謎云二形一體四支八頭四八二八飛泉仰流乾之一九從立無偶坤之二六宛然雙宿故介甫用字謎云一月

又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一
家有六口兩口不團圓

藝苑雌黃云予頃與荆南同官江朝宗論文江云前輩
為文皆有所本如介甫虎圖詩語極遒健其間有神閒
意定始一掃之句為此只是平常語無出處後讀莊子
宋元君畫圖有一史後至僊僊然不趨受揖下立因之
舍解衣盤礴羸君曰是真畫者也郭象注內足者神閒
而意定乃知介甫實用此語也又言杜陵有王十五閣

會詩病身虛俊味何幸飫兒童俊味亦有來處本草葫
注中云此物煮為羹臙極俊美除風破冷足為饌中之
俊又言韓退之義魚詩駢首類同條駢首雖是常語然
考之周易貫魚以宮人寵王弼注貫魚謂五陰駢頭相
次似貫魚也退之蓋取此又杜詩贈李校書衆中每一
見使我潛動鳧按文選江淹雜體詩序云蛾眉詎同貌
而俱動於鳧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鳧則動鳧之說杜
亦有所本也

元城先生語錄云僕嘗問先生曰神廟必欲變法何也
先生曰天下之法未有無弊者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
治天下至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委靡不振當
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論列至神廟即位富於
春秋天姿絕人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
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
政從官有識者不敢承當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
之以激切奮怒之言發動上心遂以前朝為不治之朝

神廟一旦得之以為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
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等尚不能回何況
臺諫侍從州縣乎祇增其勢耳雖天下之人羣起而攻
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有八字吾友宜記之僕因問八
字曰虛名實行強辨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
執政為屈此虛名也平生行已無少許點澆言者雖欲
誣之人主不信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古
今不可窮詰故曰強辨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

以生死禍福恐之而回此老實不可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新法所以必行也故得君之初與主上若朋友一言不合已意則面折之反覆詰難使人主伏辨乃已及元豐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大臣尊仰將順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熙寧之初比也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介甫初為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蘇軾為開封試官策問進士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

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介甫見之不悅軾
弟轍辭條例司言青苗不便介甫尤怒乃定制策登科
者不得與館職皆送審官與合入差遣以軾轍兄弟故
也

龜山語錄云或謂荆公晚年詩多有譏誚神廟處若下
注脚儘做得謗訕宗廟他日亦拈得出曰君子作事只
是循一箇道理不成荆公之徒箋注人詩文陷人以謗
訕宗廟之罪吾輩也便學他昔王文正公在中書寇萊

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萊公湏勾吏人行遣他日
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
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
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如今日所罪謗訕
宗廟毀謗朝政者自是不是先王之時惟恐不聞其過
故許人規諫至如舜求言乃立謗木是真欲人之謗已
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蓋聖人之於天下
常懼夫在已者有所未至故雖小人怨詈亦使人主自

反詩三百篇經聖人刪過皆可以為後王法今其所言
譏誚時君者幾半不知當時遭謗訕之罪者幾人矣禁
止謗訕自出於後世無道之君不是美事何足為法

復齋漫錄云荆公既排退之後而喜揚雄故著說以明
劇秦非雄所作又為詩以辨之曰豈常知符命何苦自
投閣長安諸愚儒操行自為薄謗誚出異已傳載因疎
畧孟軻勸伐燕伊尹干說亳叩馬觸兵鋒食牛要祿爵
史官蔽多聞自古喜穿鑿益以投閣劇秦等事比伊尹

干湯伯夷叩馬百里奚飯牛為不足信也人之嗜好一
有所惑如此然其後又作絕句以詠雄云他年未免投
天祿虛為新都著劇秦又古詩云歲晚天祿閣強顏為
劇秦者何邪

藝苑雌黃云僧惠洪冷齋夜話載介甫詩云春殘葉密
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疎多字當作親世俗傳寫之誤
洪之意蓋欲以少對密以疎對親予作荆南教官與江
朝宗滙者同僚偶論及此江云惠洪多妄誕殊不曉古

人詩格此一聯以密字對疎字以多字對少字正交股用之所謂蹉對法也

復齋漫錄云荆公詩日高青女尚橫陳橫陳事見相如賦及楞嚴經云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故淮南子云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云青女乃天神青腰玉女主天霜雪荆公以青女為霜於理未當杜子美秋野詩云飛霜任青女乃為盡理梁昭明博山香爐賦云青女司寒紅光翳景亦皆為霜雪神矣

許彥周詩話云荆公愛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
瀉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詩云晴江春漲綠周遭俯
視紅影移漁舸皆觀其影也其後云攀條弄芳畏腕脫
已見忝雪盤中毛事見家語

復齋漫錄云前輩以荆公詩功謝蕭規慚漢第思同隗
始詫燕臺以臺為失史記云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然
太白詩云何人為築黃金臺然則承襲之誤其來久矣
藝苑雌黃云予與鄉人翁行可同舟沂汴因談及詩行

可云介甫善下字如荒埭暗難催月曉空場老雉挾春
驕下得挾字最好如孟子挾貴挾長之挾子謂介甫又
有紫萸凌風怯蒼苔挾雨嬌陳無已有寒氣挾霜侵敗
絮賓鴻將子度微明其用挾字亦與前一聯意同

苔溪漁隱曰王駕晴景云雨前初見花間蒔雨後兼無
葉底花蛺蝶飛來過牆去應疑春色在鄰家此唐百家
詩選中詩也余因閱荆公臨川集亦有此詩云雨來未
見花間蒔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紛紛過牆去却疑春

色在鄰家百家詩選是荆公所選想愛此詩因為改七字使一篇語工而意足了無鑿斧之迹真削鑿手也

四六談麈云荆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盒茶藥令中外各作一表既具藁無可於公意公乃自作今見集中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劑增賁丘園蓋五事見四句中言約而意盡衆以為不及也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介甫在朝每有中使宣召及賜予所贈之物常倍舊例陰結內侍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

振因能固上之寵上使中使二人潛察府界青苗還皆
言民便之故上堅行不疑

復齋漫錄云烏石崗距臨川三十里荆公外家吳氏居
其間故詩云不知烏石崗邊路到老相尋得幾回鹽步
門在荆公舊居之前故詩云曲池丘墓心空折鹽步庭
闈眼欲穿臨川郡學在州治之東城隅之上其門庭之
間有池不廣而早暵不竭世傳以為王右軍墨池每當
貢士之歲或見墨汁點滴如潑出於水面則次春郡人

必有登科者荆公送和甫奉使江南詩為我聊尋逸少池皆紀實也

復齋漫錄云陳無已詩話謂平甫以楊蟠金山詩為莊宅牙人語解量四至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然余觀荆公金山詩前四句亦類此天末海門橫北固烟中沙岬似西興已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祇見燈苔溪漁隱曰平甫遊金山詩云北固山連三楚盡中濡水入九江深平甫譏楊蟠詩反自作此等語何

也

復齋漫錄云平甫年十三登滕王閣賦詩云滕王平日
好追遊高閣依然枕碧流勝地幾經興廢事夕陽偏照
古今愁城中樹密千家市天際人歸一葉舟極目烟波
吟不盡西山重疊亂雲浮時郡守張侯見而異之為啓
宴張樂於其上其後建中靖國元年其女識之於石云
平甫元豐初以交鄭俠遂廢於家作詩云三見齊王不
一言須知自古致君難紛紛齊虜誇迂濶口舌從來易

得官

復齋漫錄云劉禹錫嘉話謂唐延英殿即靈芝殿也謂之小延英余見雲齋廣錄載平甫熙寧六年冬直宿崇文院夢有人邀至海上見海中宮殿甚盛其中樂作題其宮曰靈芝平甫有詩紀之畧云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則靈芝之號不特世間也余又觀平甫女名茂者石刻云曾子固舊有夢紀以述其事然子固之文世竟無蓄之者

東臯雜錄云荆公在鍾山興國寺見一尼入寺使蔡天
啓集句嘲之云不住薰爐換好香為他人作嫁衣裳因
過竹院逢僧話始覺空門氣味長又集句咏百行池魚
云門前流水清粼粼赤鯉騰出如有神君欲釣魚須遠
去慎勿近前丞相嗔

許彥周詩話云鍾山有一詩云當年睥睨此山阿欲戀
紅樓貯綺羅今日重來無一字却騎羸馬下坡陀此王
雱詩雱評直不為荆公所喜然此詩實可傳也

賀方回

復齋漫錄云方回詞有雁後歸云巧剪合歡羅勝子釵頭春意翩翩艷歌淺笑拜嬌然願郎宜此酒行樂駐華年未至文園多病客幽襟悽斷堪憐舊游夢掛碧雲邊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山谷守當塗方回過焉人日席上作也腔本臨江仙山谷以方回用薛道衡詩故易以雁後歸云唐劉餗傳記云隋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千南人嗤之及云人歸落雁後

思發在花前乃曰名下無虛士

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六

宋 胡仔 撰

東坡一

東坡云余在潁州夢至一官居人物與俗無異而山川
清遠有足樂者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覺而念之仇池武
都氏故地楊難當所保余何為居之明日以問客客有
趙令疇德麟者曰何為問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

庸也杜子美詩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茆屋送老白雲邊他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余曰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草木鮮叢可以避世如桃源也

苔溪漁隱曰東坡送范景仁游洛中詩鮮書標洞府松蓋偃天壇注云歐陽永叔嘗游嵩山日暮於絕壁上見苔蘚成文云神清之洞明日復尋不見又六一居士集

有戲占唐山隱者詩我昔曾為洛陽客偶向巖前坐盤
石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瑣樓臺蓋紀此事余謂
二公人物文章俱為天下第一自是神仙中人應居紫
府蘭苑固宜所夢所見之異也

苕溪漁隱曰子由作子瞻墓誌云公謫黃州幅巾芒屨
與田夫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
士

元城先生語錄云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

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
意邁峻惟已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
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
人也

苕溪漁隱曰余觀子瞻墓誌云元祐二年君實方議改
免役為差役差役行於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
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
先帝知其然故為免役君實為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

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
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
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
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某昔聞公道
其詳豈今日作相不容某盡言邪君實笑而止公知言
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會其病卒乃已
藝苑雌黃云東坡端午帖子皇帝閣云微涼生殿閣習
習滿皇都試問吾民愠南風為解無原其意蓋欲聖君

推南風之德以及於黎庶也唐文宗與柳公權聯句東坡以為公權有美而無箴因續四句其作端午帖子用此意也然洪駒父謂公權已含箴規之意雖不必續可也故呂氏家塾廣記云說者謂公權有諷諫之意以文宗樂廣廈之涼而不知路有暎死也此語良是觀公權嘗以筆諫蓋造次不忘納君於善者豈於此而無箴邪又陳輔之以殿桷生餘涼此兩字有功於脩辭予謂輔之此語無甚意義今世所傳多只用公權舊語故東坡

詩微涼生殿閣習習滿皇都又云卧聞疎滴梧桐雨獨
咏微涼殿閣風不聞有殿桷餘涼之說

苕溪漁隱曰東坡所記湯泉秦州之駱谷渝州之陳氏
山居與秦君之所賦東坡及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後謫
居惠州游白水山佛迹巖浴於湯泉共有其八矣余之
所見新安之黃山閩中之劍浦亦有其二矣第湯泉多
作硫黃氣浴之則襲人肌膚惟驪山是礬石泉李賀詩
云華清源中礬石湯徘徊百鳳隨君王黃山是硃砂泉

圖經云黃山舊名黥山黥山東峰下有硃砂湯泉熱可
點茗春時即色微紅昔人題詩云三十六峰高倚天瑤
臺金闕貯神仙嵩陽若與黃山比猶少靈砂一道泉蓋
為是也余嘗謂湯泉其理不可致詰故東坡白水山湯
泉詩云積火焚大槐蓄油灾武庫驚燃丞相井疑浣將
軍布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鬱攸火山裂脣沸湯泉
注豈惟渴獸駭坐使癡兒怖安能長魚鼈僅可燂狐兔
山中惟木客戶外時芒屨雖無傾城浴幸免亡國汙唐

子西湯泉記云佛迹院中湧二泉其東所謂湯泉其西雪如也二泉相去步武間而東泉熱甚殆不可觸指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意山之出二泉專為浴者計哉或說炎州地性酷烈故山谷多湯泉或說水出硫黃地中即溫初不問南北今臨潼湯泉乃在正西而炎州餘水未必皆熱則地性之說固已失之然以硫黃置水中水不能溫則硫黃之論亦未為得吾意湯泉在天地間自為一類受性本然不必有待然後溫也凡物各求

其類而水性尤耿介得其類則雖千萬里而伏流相通
非其類則橫絕徑過十字旁午而不相入故二泉之間
不能容尋常而炎涼特異如此蓋亦無足怪者吹氣為
寒呵氣為溫而同出於一口此其證也

六朝事迹云建康聖湯延禪寺隸湯山下舊有湯泉十
所今存者六唐德宗時韓滉為浙江觀察使滉小女有
惡疾浴於湯應時而愈乃以女粧奩建精舍於湯山之
右

藝苑雌黃云吟詩喜作豪句須不畔於理方善如東坡
觀崔白驟雨圖云扶桑大繭如甕盎天女織綃雲漢上
往來不遣鳳啣梭誰能鼓臂投三丈此語豪而甚工石
敏若咏雪詩有燕南雪花大於掌冰柱懸簷一千丈之
語豪則豪矣然安得爾高屋邪雖豪覺畔理或云咏雪
非敏若詩見鮑欽止夷白堂小集茗溪漁隱曰東坡集
載此詩是題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丈故云往來不
遣鳳啣梭誰能鼓臂投三丈可謂善造語能形容者也

畫品中止有李營丘驟雨圖從無崔白者兼東坡此詩
又云人間刀尺不敢裁丹青付與濠梁崔風蒲半折寒
雁起竹間的皪橫江梅乃是崔白冬景圖藝苑以為驟
雨圖誤矣余又觀李太白北風行云燕山雪花大如席
秋浦歌云白髮三千丈其句可謂豪矣奈無此理何如
秦少游秋日絕句連卷雌蜺拱西樓逐雨追晴意未休
安得萬畝相向舞酒酣聊把作纏頭此語豪而且工
復齋漫錄云送顧子敦詩人間一好漢誰是張長史舊

史張東之為荊州長史則天問狄仁傑曰安得一好漢
用之狄因薦東之新史易好漢為奇男子

茗溪漁隱曰余閱舊史云則天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
任使有乎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東之其人雖老真宰相
才也溫公通鑑云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
新史云武后謂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孫之翰唐史
論斷云武氏問仁傑曰我要一好人任使並不云奇男
子復齋誤矣

東臯雜錄云顧子敦肥偉號顧屠故東坡送行詩有磨
刀向猪羊之句以戲之又尹京時與從官同集慈孝寺
子敦凭几假寐東坡大書案上曰顧屠肉案同會皆大
笑又以三十錢擲案上子敦驚覺東坡曰且快片批四
兩來

復齋漫錄云內翰顧子敦身體魁偉與山谷同在館中
夏多晝寢山谷俟其耳熱熟寐即於子敦胸腹間寫字
子敦苦之一日據案而寢既覺曰爾亦無如我何及還

舍夫人詰其背字脫衣觀之乃山谷所題詩云綠暗紅
稀出鳳城暮雲樓閣古今情行人莫聽宮前水流盡年
光是此聲此乃市廛多用此語以文背故山谷因以為
戲

東臯雜錄云東坡善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曰公真
有大臣體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後拜相東坡當制有
云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方而大得坤爻六二
之動又嘗謁微仲值其晝寢久之方見便坐昌陽盆畜

一綠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敬
新磨獻口號云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
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微仲不悅

茗溪漁隱曰送小本禪師赴法雲云是身如浮雲安得
限南北此二句乃老杜別贊上人詩中全語豈偶然用
之邪題碧落洞詩云小語輒響蒼空山白雲驚此語全
類李太白今印本誤作自雷驚不惟無意味兼與上句
重疊也後自嶺外歸次韻江晦叔詩云浮雲時事改孤

月此心明語意高妙參禪悟道之人吐露胸襟無一毫
窒礙也

東坡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也置酒赤壁
磯下踞高峰俯鵲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石二
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
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新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
則青巾紫裘腰篴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數弄嘹然有
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嘉紙一幅曰

吾無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詩曰山頭孤
鶴向南飛載我南游到九嶷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
復犯龜茲

茗溪漁隱曰西清詩話云余嘗觀唐人西域記言龜茲
國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山間聽風雨之聲均節成音
後翻入中國如伊州涼州甘州皆龜茲至也又學林新
編云前漢地里志上郡有龜茲縣應劭注曰龜茲音丘
慈某案字書龜居達切又居求切蓋居求音鳩亦收在

鳩字韻中然則龜茲當音鳩茲而應劭音龜作丘者於
字書居求切誤調入丘音也其餘史書並音龜茲作丘
慈實應劭唱其誤耳番夷名號有它音不讀如本字故
可汗音榼寒闕氏音烟支谷蠡音祿黎獮氏音權精浩
亶音閣門番汗音盤寒允吾音鈎牙先零音銑怜冒頓
音墨特凡此皆變為它音諸名山藏及各書亦不載者
茗溪漁隱曰後山詩話謂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
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余謂

後山之言過矣子瞻佳詞最多其間傑出者如大江東
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赤壁詞明月幾時有把酒問
青天中秋詞落日繡簾捲庭下水連空快哉亭詞乳燕
飛華屋悄無人桐陰轉午初夏詞明月如霜好風如水
清景無限夜登燕子樓詞楚山脩竹如雲異材秀出千
林表詠笛詞玉骨那愁障霧冰肌自有仙風咏梅詞東
武南城新堤固漣漪初溢宴流杯亭詞冰肌玉骨自清
涼無汗夏夜詞有情風萬里捲潮來無情送潮歸別夢

寥詞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靜秋夜詞霜降水痕收淺

碧鱗鱗露遠洲

闕

凡此十餘詞皆絕去筆墨畦徑

間直造古人不到處真可使人一唱而三歎若謂以詩
為詞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間有不入
腔處非盡如此後山乃比之教坊司雷大使舞是何每
況愈下蓋其謬耳

復齋漫錄云肉芝詩序曰頃在京師有鑿井得如嬰兒
手以獻者臂指皆具膚理如生余聞之隱者曰此肉芝

也與子由烹而食之按仙傳拾遺載進士蕭靖之掘地得物類人手肥嫩色微紅烹食之後遇異人曰嘗食仙藥因告之曰肉芝食之者多壽何東坡忘此邪

復齋漫錄云萬松亭在關山始麻城縣令張毅植萬松於道用以庇行者且以名其亭云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東坡元豐二年謫居黃州過而賦詩云十年種木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縣令若同倉庾氏亭松應長子孫枝天公不赦斧斤厄野火解憐冰雪姿為

問幾株能合抱慙慙記取角弓詩崇寧以還坡文方禁
故詩碑不復見而過往題咏者不可勝紀鄱陽倪左司
濤傷之以詩云舊韻無儀字蒼髯有恨聲謂此也

茗溪漁隱曰柳子厚王介甫以道傍大松人多取以為
用各以詩惜之子厚意雖自謂語反成晦不若介甫語
顯而意適也子厚云孤松停翠蓋託根臨廣路不以險
自防遂為明所誤介甫云虬甲龍髯不可攀亭亭千尺
蔭南山自嗟無地逃斤斧豈願爭明爝火間余頃過衡

獄夾道古松最盛正有此患雖獄祠相近官不能禁也
茗溪漁隱曰吾家有二畫馬乃陸遠所摹伯時舊本其
一則子瞻詩龍膺豹股頭八尺奮迅不受人間羈其一
則黃魯直詩西河聯作蒲萄錦目光夾鏡耳卓錫止哦
此二詩雖不見畫圖當如支遁語道人憐其神俊也

復齋漫錄云明皇雜錄言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
又異人錄言玉花驄者以其面白故又謂之玉面花驄
故杜子美丹青引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

同觀曹將軍畫馬圖歌云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
飛霹靂苕溪漁隱曰李伯時亦嘗畫照夜白圖蔡天啓
題詩云天上房星不下來連山剪粟飽駑駘龍姿逸駕
飛騰盡賴爾毫端力挽回畧似坡云

復齋漫錄云東坡筆記謂李將軍思訓作明皇摘瓜圖
嘉陵山川帝乘赤驃起三駿與諸王嬪御十數騎出飛
仙嶺下初見平陸馬皆若驚而帝馬見小橋不進正作
此狀不知三駿謂何今乃見岑參詩有衛尚書赤驃馬

歌云赤髯胡雛金剪刀平時剪出三駿高乃知唐御馬
多剪治而三駿其飾也以上皆東坡說也余讀白樂天
詩云舞衣裁兩葉馬鬣剪三花楊巨源觀打球詩云玉
勒回時露赤汗花駿分處拂紅纓嚴維作勅命賜寧王
馬詩亦有云鏡點黃金眼花開白雪駿何東坡獨忘樂
天等詩邪余又嘗見小說言開元天寶間世尚輕肥多
愛三花飾馬郭若虛家藏韓幹畫貴戚閱馬圖中有三
花馬蘇大參家有韓幹畫三花御馬晏元獻家張一畫

號國出行圖其上亦有三花馬蓋三花馬剪馱為三瓣耳

茗溪漁隱曰東坡題伯時畫馬云龍眠胸中有千駟議者謂譏其無德而稱余意其不然如文與可善作墨竹故和箕箒谷云料得清貧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豈亦是譏之邪又山谷咏伯時虎脊天馬圖亦云筆端那有此千里在胸中蓋言畫馬之妙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若輪扁之斲輪也

復齋漫錄云山谷次韻子瞻和子由觀韓幹馬因論伯
時畫天馬云曹霸弟子沙苑丞喜作肥馬人笑之李侯
論幹獨不爾妙畫骨相遺毛皮翰林評書乃如此賤肥
貴瘦渠未知蓋謂東坡嘗作孫莘老墨妙亭詩云嶧山
傳刻典刑在千載筆法留陽冰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
未公吾豈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意屬
此也

茗溪漁隱曰山谷題伯時天育驃騎圖云明窻盤礴萬

物表寫出人間真乘黃邂逅今身猶姓李可非前世江
都王山谷用此事於伯時尤為親切姓與藝皆同也江
都王畫馬今猶有存者陳去非嘗跋以小詩云天上房
星空不動人間畫馬亦難逢當年筆下千金鹿此日窻
前八尺龍

塵史云古之善作詩者工用人語渾然若出於己予於
李杜見之顏延年赭白馬賦云旦刷幽燕畫秣荆越子
美驄馬行云畫洗湏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太白

天馬歌云雞鳴刷燕晡林越皆出於顏賦也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信哉

許彥周詩話云老杜作曹將軍丹青引云一洗萬古凡馬空東坡觀吳道子畫壁詩云筆所未到氣已吞吾不得見其畫矣斯評也二公之句各可以當之

復齋漫錄云老杜贈曹將軍霸詩云開元之中嘗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烟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

英姿颯爽來酣戰鄂公謂尉遲敬德褒公謂段志玄也
故東坡贈寫真何充詩云黃冠野服山家客意欲置我
山巖中勛名將相今何限往寫褒公與鄂公益用此也
鮑欽止亦作謝傳神蔡景直云馳譽丹青有古風筆端
及我未宜蒙雲臺麟閣遙相望往寫褒公與鄂公用東
坡語尤為無功

東觀餘論云閣中集名畫記唐志皆作韋鷗子美有韋
偃畫馬詩偃當作鷗蓋傳寫之誤曹將軍畫馬神勝形

韓承畫馬形勝神鷗從容二人間第筆格差不及耳

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七

宋 胡仔 撰

東坡二

復齋漫錄云古樂府張正見雉子斑云惟當渡弱水不
怯如臯箭毛處約雉子斑云能使如臯路相迎巧笑間
蓋用賈大夫事耳而黃朝英絢素雜記乃謂東坡錯用
如臯事故云不向如臯閒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蓋承

古樂府之誤耳若潘安仁射雉賦云昔賈氏之如臯試解顏之一笑山谷南園記云可盡記子之言我將鑱之南園之石他日御以如臯雖不獲雉尚期一笑哉若二公者真可謂得傳意

復齋漫錄云號國夫人夜遊圖詩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蓋全用小杜臺城曲兩句云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凡此取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尤見寵幸隋遣韓擒虎平陳後主與麗華俱被收今之坡詩為

誤作潘麗華遂致黃朝英紺素雜記以東坡為誤蓋彼
不記小杜詩也

藝苑雌黃云前漢龔遂傳有令民種一百本薤五十本
葱之說坡和段逢詩云細思種薤五十本大勝取木三
百厘則誤以一百本為五十本矣陳孔章為袁紹檄豫
州又言曹操之罪云特置發丘中郎摸金校尉所過隴
突無骸不露遊聖女山詩云縱令司馬能鑱石奈有中
郎解摸金則誤以校尉為中郎矣盧氏雜說鄭餘慶召

親朋呼左右曰處分厨家爛蒸去毛莫拘折項諸人以
謂蒸鵝鴨良久就食每人前粟米飯一盂爛蒸葫蘆一
枚贈陳季常詩曰不見盧懷慎蒸壺似蒸鴨則又以鄭
餘慶為盧懷慎雪詩押簷字一聯云敗屨尚存東郭指
飛花又舞謫仙簷東郭指正用雪事出史記滑稽傳謫
仙簷蓋取李太白詩所謂飛花送酒舞前簷者即無雪
事矣贈王子直詩云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隸橘千
頭誰不愛其語之工然南史孔德彰門庭之內草萊不

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曰我以此當兩部
鼓吹何必效蕃即無笙歌之說次韻滕元發寄詩云坐
看青丘吞澤芥自慚黃潦薦溪蘋按子虛賦云秋田乎
青丘徬徨乎海外吞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帶芥
蒂芥刺鯁也非草芥之芥西湖詩亦有青丘已吞雲夢
芥之說皆非也

谷庵銘云孔公之堂名虛白蘇子堂後作圓屋堂雖白
矣庵自黑知白守黑名曰谷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為

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然則知白守黑不可謂之名曰谷也又詩中言宗廣平為鐵心夏仲御為木腸亦皆與本處不合

復齋漫錄云玉仙觀在京城東南宣化門七八里間仁宗時陳道士所脩葺花木亭臺四時遊客不絕東坡詩所謂玉仙洪福花如海是和徐積詩殺雞未肯邀李路裏飯應湏問子來按莊子書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為友然無裹飯之事莊子書又載子輿子桑友

而霖雨十日子輿日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方知
裹飯者子輿子桑非子來也東坡此詩為誤觀退之贈
崔立之詩云昔者十日雨子來寒且饑其友名子輿忽
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好事漆園吏書之
存雄辭然其失自退之矣

藝苑雌黃云老杜房公池鵝詩鳳凰池上應回首為報
籠隨王右軍山谷題劉將軍畫鵝詩還似山陰書罷舉
羣驅向王家而前輩詩又有鵝費羲之墨書罷籠鵝去

數紙尚可博白鵝山陰不見換鵝經白鵝曾換右軍書
皆不斥言所書者何經西清詩話載李白詩山陰道士
如相訪為寫黃庭換白鵝考之晉史逸少所寫乃道德
經非黃庭也太白蓋誤用此事比觀梅聖俞謝宋元憲
贈鵝詩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去從教養
素翎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庭聖俞此語豈亦承太白
之誤歟又觀白氏六帖所載亦言黃庭經則古人誤用
此事非獨太白為然也茗溪漁隱曰呂居仁寄朱希真

詩云主人鵝可換更為寫黃庭亦沿襲誤用也余謂太白又有詩云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則又謂道德經矣

東觀餘論云世傳黃庭經為逸少書僕嘗考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長史楊君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及子上計掾以付子黃民民以傳孔點後為王興先竊寫之度江飄淪惟有黃

庭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按甲子歲逸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即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案梁虞龢論書表云山陰雲礪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兩章便合羣以奉於是羲之便停半日為寫畢攜鵝去而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初未嘗言寫黃庭也以二書考之即黃庭非逸少書無疑然

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
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啓在著真誥前殆未
之考証耳至唐張懷瓘作書帖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
即為國寶遂誤以為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
士如相訪為寫黃庭換白鵝苟欲隨之耳初未嘗考之
而韓退之第云數紙尚可博白鵝而不云黃庭豈非覺
其謬歟

茗溪漁隱曰世傳黃庭經樂毅論遺教經蘭亭序皆為

王會稽書余觀諸公評論各有區別今悉著於篇蓋欲其知是否耳永叔云黃庭經二篇皆不著書人姓名余初得石本已愛其不俗遂錄之既而又得前本於殿中丞裴造造好古君子也自言藏此本數世矣世傳王羲之嘗寫黃庭經此豈其遺法歟魯直云黃庭經王氏父子書皆不可復見小字殘缺者云是永禪師書既刊缺亦難辨真偽差大者是吳通微書字形差長而瘦勁筆圓勝徐浩書也二公雖不明言黃庭經為王會稽書然

亦疑似其語蓋牽於世俗之傳故耳永叔云樂毅論石在高紳學士家紳死好事者往往就閱或模傳其本其家秘藏漸為難得後其子弟以其石質錢於富人家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石本矣金石錄云集古錄言樂毅論石已焚之非也元祐間故即官趙竦常挈石隨行已斷裂用木匣貯之沈存中云王羲之書舊傳惟樂毅論乃羲之親書於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哀聚二王墨蹟惟樂毅論是石本其後隨太宗入昭陵

朱梁時耀州節度使溫韜發昭陵得之後傳人間或云公主以偽本易之元不曾入塋本朝藏高紳學士家皇祐中紳之子安世為錢塘主簿樂毅論猶在予嘗見之時石已破缺末後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為數片以鐵束之安世亡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今之樂毅論皆其摹本也魯直云樂毅論舊石刻軼其半者字瘦勁無俗氣後有人復刻此斷石文摹傳失真多矣其完書者是國初翰林侍書

王著寫用筆圓熟亦不易得如富貴人家子弟非無福氣但病在韻耳觀此則樂毅論時所珍愛如此但舊本今難得耳永叔云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偽也蓋唐世寫經手所書耳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粗不同耳近有得唐人所書經題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敦皆與二人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同即知寫經手所書也然其字亦可愛子瞻云歐公言遺教經非逸少筆以其言觀之信不妄然自逸少在時小兒亂真自

不解辨況數百年後傳刻之餘而欲必其真偽難矣顧
筆畫精穩自可為師法魯直云遺教經不知何世何人
書或曰右軍書黃庭堅曰吾評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
樂毅論耳清勁方重蓋度越蕭子雲數等頃見瘞鶴銘
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乃不可名貌以此觀之良非右軍
筆畫也則諸公之論如此其遺教經非王會稽書審矣
永叔云蘭亭脩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
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摹失真彌遠然時猶有可喜處豈

其筆法或得其一二邪想其真蹟宜如何也世言真本
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為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
取裝軸金玉而弃之於是魏晉傳授以來諸賢墨蹟遂
復流落於人間太宗時搜訪所得集為十卷俾摹傳之
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有法帖是也然獨蘭亭真本
已失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子瞻云唐太宗訪晉人書
自二王以下僅千軸蘭亭文以玉匣葬昭陵世無復見
故孫莘老咏墨妙亭詩云蘭亭蠲紙入昭陵世間遺蹟

猶龍騰魯直云王右軍禊飲序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以來似藏在秘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蹟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不存一永師晚出其妙蹟惟有蘭亭故為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蓋彷彿存古人筆意耳又云蘭亭序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復觀之畧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

心會其妙處耳余性亦嗜古刻所得蘭亭序亦數本肥瘦不同並存之聊為佳玩洪慶善頃知憲江左以黃庭經樂毅論見遺殘缺過半云得之鄱陽余觀秘閣曠帖有此二刻皆完好無一字殘缺則知此為舊本矣

藝苑雌黃云古人詩押字或有語顛倒而於理無害者如韓退之以參差為差參以玲瓏為瓏玲是也比觀王逢原有孔融詩云虛云座上客常滿許下惟聞笑習脂黃魯直有和荆公西太一宮六言詩云啜羹不如放麕

樂羊終愧巴西按後漢史有脂習而無習脂有秦西巴而無巴西豈二公之誤邪漢臯詩話云字有顛倒可用者如羅綺綺羅圖畫圖毛羽羽毛白黑黑白之類方可縱橫惟韓愈孟郊輩才豪故有湖江白紅慨慷之句後人亦難倣之若不學矩步而學奔逸誠恐麒麟鳳凰本草川山之句紛然矣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言作語不可太熟亦須令生近人論文一味忌語生往往不佳東坡作聚遠樓詩本合用

青江綠水對野草閒花以此太熟故易以雲山烟水此
深知詩病者予然後知陳無已所謂寧拙毋巧寧樸毋
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之語為可信

許彥周詩話云李父仲山在揚州時事東坡先生聞其
教人作詩曰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僕
嘗謂此語太高後年齒益長乃知東坡之善誘人也

復齋漫錄云錢穆父試賢良對策日東坡晚往迓其歸
置酒相勞各舉為文穆父得傀儡除鎮南軍節度使制

首句云勤勞王家出入幕府東坡見此兩句大加歎賞
蓋世以傀儡起於王家也

師友談苑云東坡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或戲作曰
伏其几而襲其裳豈惟孔子學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
公蓋當時士大夫倣東坡桶高簷短帽名曰子瞻樣焉
因言之公笑曰近扈從燕醴泉觀優人以相與自誇文
章為戲者一優曰吾之文章汝輩不可及也衆優曰何
也汝不見吾頭上子瞻乎上為解顏顧公久之

藝苑雌黃云予與潘伯龍食榧子乃言諸處榧皆不及玉山者予方悟東坡詩有彼美玉山果粲為金盤實之語恐是上饒玉山縣潘云玉山地名在婺之東陽縣所生榧子香脆過它處予考集韻榧字注云木名有實出東陽諸郡而本草榧實注亦云今出東陽諸郡

東坡云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年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能有此効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

使多嚙不下坡題息軒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
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正此意也茗溪漁隱曰余連
蹇選調四十年在官之日少投閒之日多固能知靜坐
之味矣第向平婚嫁之志未畢退之啼號之患方劇正
所謂無好湯使多嚙不下也

茗溪漁隱曰吳興澤國也春夏之交地尤卑濕仍多蚊
蚋子瞻作守日有詩云風定軒窗飛豹脚雨餘欄楯上
蝸牛真紀實也舊說秦州西溪濱海多蚊范文正為監

鹽題詩云飽去櫻桃重饑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莫要問前程想與吳興同患也

龜山語錄云因論蘇明允衡書權書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中逸民立言垂世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為荆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去二寇之患則天下不可為又其審敵篇引晁錯說景帝削地之策曰今日夷狄之勢是亦七國之勢其意蓋欲掃蕩二寇然後致太平且曰才以用兵為事只見騷擾何時是天下

息肩時節以仁宗之世視二寇豈不勝如戰國時然而
孟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為先豈以崇虛名而受
實弊乎亦必有道矣

茗溪漁隱曰龜山謂老蘇為荆公所薄余觀張安道作
老蘇墓表老蘇亦自鄙荆公蓋道不同不相為謀宜其
矛盾如此墓表云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
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為幾
於聖人歐陽脩亦與之善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

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之先生獨不往作辨奸論一篇當時見之者多不謂然曰嘻其亦太甚矣先生既歿三年之後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

茗溪漁隱曰題吳江三賢堂內陸龜蒙詩云千首文章二頃田囊中未有一錢看却因養得能言鴨驚破王孫金彈丸談苑云陸龜蒙居笠澤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舟經舍下彈綠頭鴨龜蒙遽從舍出大呼云此綠鴨有

異善人言適將獻天子今將此死鴨以詣官內養少長
宮禁信然厚以金帛遺之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言龜
蒙曰常自呼其名內養憤且笑龜蒙還其金曰吾戲耳
茗溪漁隱曰遊道場山何山詩云白水田頭問行路小
溪深處是何山高入讀書夜達旦至今山鶴鳴夜半汪
彥章何山何氏書堂記云寺有何氏書堂圖記相承以
何氏為晉何楷楷嘗讀書此山後為吳興太守以其居
為寺而名其山

許彥周詩話云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
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此真可泣鬼神矣張子野長短
句云眼方不知人遠上溪橋東坡送子由詩云登高回
首坡壠隔惟見烏帽出復沒皆遠紹其意

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八

宋 胡仔 撰

東坡三

東坡云黃州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傳云曹公敗處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曹公敗歸由華容路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劉公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葦若使縱火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

岸即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來因以小舟載酒飲於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山上有栖鶻亦驚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

江夏辨疑云周瑜敗曹公於赤壁三尺之童子能道其事然江漢之間指赤壁者三焉一在漢水之側竟陵之

東竟陵今復州

一在齊安郡之步下

齊安今黃州

一在江夏西南

二百里許

今屬漢陽縣

予謂郡之西南者正曹公所敗之地

也按三國志建安十三年七月曹公南征劉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公屯樊旣而琮降劉走夏口冬操自江陵征劉至赤壁戰不利又周瑜傳曰備進住夏口孫權遣瑜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夫操自江陵而下備與瑜由夏口往而逆戰則赤壁明非竟陵之東與齊安之步下者也故酈道元水經注云江水又東左逕百丈山南右逕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將軍處也江水又東逕大軍山南由是觀之以大軍山而

考合其處所可以無疑矣此嘉魚圖經所謂赤壁山在縣西北步道七十里者也夫山川土地異處而同名者寧復少哉如熊耳山為導洛所自者乃在於虢而敗赤眉積甲與山齊者自在洛矣比見詩人所賦赤壁多指在於齊安蓋齊安與武昌相對意以孫氏居武昌而常為曹公所攻即戰於此者邪客亦有謂予曰今九江之下有散花洲乃瑜戰勝犒燕軍士散花於此也嗚呼是信習俗之過也

東坡云爛蒸同州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筯南都
撥心麵作槐芽溫淘糝以裹邑抹猪炊共城香稻薦以
蒸子鵝吳興庖人所斫松江鱸膾繼以廬山康王谷水
烹曾抗鬪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
賦亦足以一笑也

茗溪漁隱曰東坡於飲食作詩賦以寫之往往皆臻其
妙如老饕賦豆粥詩是也又寒具詩云纖手搓來玉數
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褊佳人纏臂

金寒具乃捻頭也出劉禹錫佳話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添酥醅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詩云香似龍涎仍醖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北海金齏餽錯比東坡玉糝羹

上庠錄云兩學公厨例於三八課試日設別饌春秋炊餅夏冷淘冬饅頭而饅頭尤有名士人得之往往轉送親識詢前輩云元豐初神廟留神學校嘗恐飲食菲薄未足以養士一日有旨詣學取學生食以進其日食饅

頭神廟嘗之曰朕以此養士可無愧矣自是飲食稍豐
潔而饅頭遂知名

唐子西語錄云余作南征賦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家
爭衡耳東坡之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髣髴其一語畢
世不可得也

苕溪漁隱曰赤壁後賦云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
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
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跹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

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
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顧笑予亦驚
悟此賦初言適有孤鶴橫江東來中言夢二道士羽衣
翩躚末言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前後皆言孤鶴則
道士不應言二矣余嘗見陸遠畫赤壁二賦因以此詰
之渠為之閣筆高道傳言天寶十三年重陽日明皇獵
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徘徊翔上親射之其鶴帶箭者於西
南衆極目久之不見益州城西有道觀徐佐卿嘗自稱

青城山道士一歲凡三四至觀一日忽自外歸携一箭
謂人曰吾行山中偶為此矢所中已無恙矣然此箭非
人間所有越明年箭主至此當付之復題其時云十三
載九月九日也明皇狩蜀至觀見其箭命取閱驚異之
乃知沙苑所射之鶴即佐卿也此賦指道士為鶴正暗
用此事

復齋漫錄云東坡謫居黃州五年赤壁有巨鵲栖於喬
木之上後賦所謂攀栖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是也

韓子蒼靖康初守黃州三月而罷因遊赤壁而鵲巢已
亡作詩示何次仲云緩尋翠竹白沙游更挽藤梢上上
頭豈有危巢尚栖鵲亦無陳迹但飛鷗經營二頃將歸
老眷戀羣山為少留百日使君何足道空餘詩句在江
樓次仲和荅云兒時宗伯寄吾州諷誦高文至白頭二
賦人間真吐鳳五年江上不驚鷗鰕當見水人猶怒鵲
有危巢孰敢留珍重使君尋故迹西風悵望古城樓二
首皆言鵲巢蓋推賦而言也

藝苑雌黃云古人文章中多言盧橘李白詩盧橘為秦
樹蒲桃出漢宮宋之問詩芙蓉秦地沼盧橘漢家園又
云冬花掃盧橘夏果摘楊梅戴叔論詩盧橘花開楓葉
衰而蔡君謨荔枝譜亦云道里遼絕曾不得班於盧橘
江橙之右皆不顯言盧橘為何物東坡集中言真覺院
有洛花花時不暇往四月十八日與劉景文同往賞枇
杷作詩有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之句蓋指盧橘為
枇杷也故僧惠洪冷齋夜話載此意而筠谿甘露集中

有嘗盧橘一絕云皮似枰柿鬆而剝核如龍眼味甘鮮
滿盤的皦如金彈叢子分嘗憶去年此正謂枇杷然山
谷以謂夔湘間有一種色黑而夏熟者疑其為盧橘則
與東坡之意相戾予嘗考之伊尹書曰果之美者箕山
之東青鳬之所有盧橘其夏熟吳錄曰朱光祿為建安
庭有橘冬覆其樹春夏色變青黑味絕美上林賦曰盧
橘夏熟近是也魏書花木志曰蜀土有給客橙似橘而
非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繼通歲食之亦名盧橘則盧

橘似非枇杷故上林賦既言盧橘夏熟又言枇杷檿柿
不應如此重複不知東坡何所據而言復齋漫錄云唐
庚子西李氏山園記云枇杷盧橘一也而上林賦曰盧
橘夏熟黃柑橙榛枇杷檿柿亭奈厚朴則一物為二物
矣然予觀張勅吳興錄云建安郡中有橘冬月於樹上
覆裘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尤絕美上林賦云盧
橘夏熟盧黑也蓋近是乎張勅之說既如此則相如之
賦殆未可以為失也

茗溪漁隱曰東坡書劉景文所藏王子敬帖云家雞野
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
侯三萬籤此帖乃右軍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
多得東坡以為子敬帖誤矣韋應物荅鄭騎曹青橘絕
句云憐君卧病思新橘試摘尤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
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應物嘗為蘇州刺史所言洞庭
即太湖中洞庭山或云用洞庭湖橘洲事非也魯直謝
檀君寄黃柑云色深林表風霜下香著尊前指爪間書

後合題三百顆頻隨驛使未為慳右軍又一帖云奉黃柑二百不能佳想故得至耳魯直誤用為三百豫章集又載魯直語余往時以為右軍帖中贈予黃柑三百者亦誤也右軍前一帖在賜書堂法帖中後一帖在劉次莊法帖中皆墨本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帥定武和曾仲錫元日見寄云燕南異事真堪紀三寸黃柑擘永嘉宗武帝子義康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之而以次者供御文帝嘗冬月噉柑

歎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殊有佳者遣還東府
取柑供御大者三寸見南史

復齋漫錄云去杭十五年復游西湖詩斷章云誰憐寂
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高適有兩詩言孟諸其一
云朝臨孟諸上忽見芒碭間赤帶終已矣白雲長不還
其後又有封丘詩云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
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東坡所用乃後
一篇也

茗溪漁隱曰雪詩云紛紛兒女爭所似碧海長鯨君未
掣用杜詩或看翡翠蘭苔上未掣鯨魚碧海中又云泥
乾路穩放君去莫倚馬蹄如踣鐵用杜詩腕促蹄高如
踣鐵交河幾蹴層冰裂書李公擇白石山房云偶尋流
水上崔嵬五老蒼顏一笑開若見謫仙煩寄語匡山頭
白早歸來用杜詩不見李白云匡山讀書處頭白早歸
來東坡嘗作李氏山房藏書記云余友李公擇少時讀
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旣去而山中

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十卷此詩
雖言謫仙實指公擇以事與姓皆同故也又濟南和公
擇詩云敝裘羸馬古河濱野闊天低糝玉塵自笑食氈
典屬國來看換酒謫仙人為蘇李也東坡作詩用事親
切類如此它人不及也

茗溪漁隱曰謁告絕句云心有何求遣病安年來古井
不生瀾祇愁戲瓦閒童子却作泠泠一水看事見楞嚴
經月光童子室中安禪我有弟子窺憲觀室惟有清水

徧在室中了無所見童稚無知取一瓦礫投於水內激
水作聲顧盼而去我出定後頓覺心痛爾時童子捷來
我前說如上事我則告言汝更見水可即開門入此中
除去瓦礫童子奉教我後出定身質如初古樂府云昔
有行道入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中叟
前致辭室內嫗粗醜故薄薄酒云醜妻惡妾壽乃公用
此意也次韻李邦直感舊云婉婉有時來入夢溫柔何
日聽還鄉用退之旅宿夢婉婉之句溫柔鄉事見飛燕

外傳

東坡云世之蓄某詩文者多矣率真偽相半又多為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為庸俗所亂可為太息苕溪漁隱曰東坡文集行於世者其名不一惟大全備成二集詩文最多誠如所言真偽相半其後居世英家刊大字東坡前後集最為善本世傳前集乃東坡手自編者隨其出處古律詩相間謬誤絕少如御史

府諸詩不欲傳之於世老人行題申王畫馬圖非其所
作故皆無之後集乃後人所編惜乎不載和陶諸詩大
為闕文也山谷亦有兩三集行於世惟大字豫章集并
外集詩文最多其間不無真偽其後洪玉父別編豫章
集李彤朱敦儒正是詩文雖少皆擇其精深者最為善
本也

復齋漫錄云東坡作諫論云魏鄭公以蘇張之辯而為
諫諍之術且云鄭公之初實學縱橫之術其所以與蘇

張異者心正也世或以東坡之論為不然余讀鄭公出
關詩云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
猶存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羈南越憑軾下東
蕃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烏空山啼夜猿
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
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東坡
實不見此詩蓋識見之明有以探其然耳乃知讀書未
博未可以輕議前輩也

茗溪漁隱曰余讀三蘇文有諫論上下二篇其間云吾
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
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也其言止此而已復齋乃云
鄭公以蘇張之辨而為諫諍之術其所以與蘇張異者
心正也諫論中初無此等語不知復齋何從得之邪余
觀諫論殆是老蘇作格力辭旨可以見矣非東坡所作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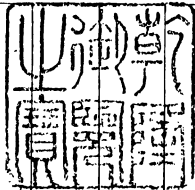
復齋漫錄云東坡初登第以書謝梅聖俞以示歐文忠

公公荅聖俞書畧云不意後生能達斯理也吾老矣當
放此子出一頭地故東坡送晁美叔詩云醉翁遣我與
子游翁如退之蹈孔孟尚欲放予出一頭酒醒夢斷四
十秋蓋叙書語也

文昌雜錄云余見光祿卿解賓王說登舟每晴霽烟霧
中有城闕樓閣人物車馬雞犬往來之狀彼人謂之海
市茗溪漁隱曰東坡言子聞登州海市久矣父老云嘗
出於春夏今歲晚不復見矣子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見

為恨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乃作此詩云東
方雲海空復空羣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
有貝闕藏珠宮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
寒冰冷天地閉為我起蟄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異
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見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為雄卒
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潮陽太守南遷歸喜
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信
眉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已豐斜陽萬里孤鳥沒但

見碧海磨青銅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



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九至三十二

詳校官右中允_臣薩敏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_臣王宜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九

宋 胡仔 撰

東坡四

東坡云世謂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

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氏錢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暮而夭詩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元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茗溪漁隱曰詩意佳絕善於為戲略去洞房之氣味翻為道人家風非若樂天所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但自詫其佳麗塵俗哉

藝苑雌黃云朝雲者東坡侍妾也嘗令就秦少游乞詞

少游作南歌子贈之云靄靄迷春態溶溶媚曉光不應
容易下巫陽祇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暫為清歌住還因
暮雨忙瞥然歸去斷人腸斷人腸空使蘭臺公子賦高
唐何其婉媚也復齋漫錄云洛陽伽藍記言河間王有
婢名曰朝雲善吹箎諸羌叛王令朝雲假為老嫗吹箎
羌人無不流涕後降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箎然
則名婢曰朝雲不始於東坡也

茗溪漁隱曰李太白潯陽紫極宮感秋云何處聞秋聲

脩脩北窻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東坡和韻云寄
卧虛寂堂月明浸疎竹冷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予謂
東坡此語似優於太白矣大率東坡每題咏景物於長
篇中只篇首四句便能寫盡語仍快捷如廬山開元漱
玉亭首句云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劈開青玉峽飛
出兩白龍谷林堂首句云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疎美
哉斯堂成及此秋風初行瓊儋間首句云四州環一島
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藤州江上夜起

對月首句云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
此白雲盤此聊舉四詩其它甚衆又栖賢三峽橋詩有
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之句此等語精研絕韻真他
人道不到也

復齋漫錄云洗玉池銘始予讀之皆不得其說其後得
伯時石刻序跋乃能明其意蓋元祐八年伯時在京師
居紅橋子第得陳峽州馬臺石愛而置之齋中一日東
坡過而謂曰斷石為沼當以所藏玉時出而浴之且刻

末不著因存之苕溪漁隱曰洗玉池銘云惟伯時父弔古啜泣道逢玉人解驂推食劍珮鍼砭錯落其室既獲拱寶遂空四壁哀此命也久就淪墊時節沐浴以幸斯石則此銘固已叙其事矣復齋乃謂始予讀之皆不得其說者何也

苕溪漁隱曰和道潛放魚詩云况逢孟簡對盧仝不怕校人欺子美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命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美入數俘而出注子美

即子產也東坡詩用此或云孟子所言有饋生魚於鄭子產校人烹之疑非子美蓋不曾見此耳

蘇子由鳳唼石硯銘云北苑茶冠天下歲貢龍鳳團不得鳳凰山唼潭水則不成潭中石蒼黑堅緻如玉以為研與筆墨宜世初莫知也熙寧中太原王頤始發其妙吾兄子瞻始名之然石性薄即厚者不及徑寸最後得此長博豐碩蓋石之傑也子瞻方為易傳日効於前與有功焉故特援筆凝神而為之銘曰陶土塗鑿崖石元

之蠹頽之賊涵清泉閼重谷聲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
凝墨棄不取長嘆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秘藏與有力非
相時誰為出茗溪漁隱曰子為閩中漕幕常被檄於北
苑脩貢蓋熟知其地矣造茶堂之後鳳凰山之麓有一
泉覆以華屋榜曰御泉其廣三四尺深五六尺石甃其
底止留泉眼特一小井耳泉之東西二十餘步間兩山
回抱各有小淺澗水流出其水皆可造茶即無深水渚
蓄滙以為潭者子由所言味潭其地初無之又安得潭

中石蒼黑堅緻如玉以為研乎又云歲貢龍鳳團不得
鳳凰山硃潭水則不成此言愈誤也子瞻亦云建州鳳
凰山如飛鳳下舞之狀山下有石聲如銅鐵作研至美
如有膚理此殆玉德也疑其太滑然至溢墨熙寧五年
國子博士王頤始知以為研而求名於余余名曰鳳硃
又云僕好用鳳硃石研然議者異同蓋少得真者皆為
黯黯灘石所亂盡出於逐利之所為余於叢話前集已
辨鳳硃研非出於北苑乃劔浦黯黯灘石蘇氏伯仲為

王頤所給信以為然故反以此灘之石為亂真耳

茗溪漁隱曰新安龍尾石性皆潤澤色俱蒼黑縝密可
以敵玉滑膩而能起墨以之為研故世所珍也石雖多
種惟羅紋者眉子者刷絲者最佳東坡為孔毅甫作龍
尾研銘云澁不留筆滑不拒墨瓜膚而穀理金聲而玉
德此羅紋石也又詩云君不見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
却月爭新奇游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胡馬嘶又不
見王孫青瑣橫雙碧腸斷浮空遠山色書生性命何足

論坐費千金買消渴通來喪亂愁天公謫向君家書硯
中小窻虛幌相嫵媚令君曉夢生青紅此眉子石也汪
彥章詩云冰蠶吐繭抽銀忽仙女鳴機號月窟雲綃裂
斷擲殘繡淪入空山作尤物中書君老不任事蛛網陶
泓空俗骨故令玉質傲松腴萬縷秋毫聊出沒此刷絲
石也研譜云歛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
故前世多用之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硯錄云歛
石其最可尚者每用墨訖以水滌之泮然盡去不復留

漬於其間是足過於端石矣端溪石則色貴青紫聲欲清越向日視之有芒入水漬之無瑕備此四者乃為佳品也李長吉詩云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傭利挹水含滿唇暗洒長宏冷血痕劉夢得荅唐秀才贈紫石硯詩云端州石硯人間重贈我應知正草元闕里廟中空舊物開方竈下豈天然玉蟠吐水霞光淨彩翰搖風絳錦鮮

東坡銘云與墨為入玉靈之食與水為出陰鑑之液益

言其發墨與滋潤也研譜雲端石有鸚鵡眼為貴眼石
病也余謂不然若犀象之有文皆物之奇也烏得以病
言之舊見士人王堯佐所蓄端硯其一眼正圓大若芡
實青綠黃相重其色鮮美自外至心凡六七重誠為罕
得也惟端石乃有眼流傳四方以此為辨若唐州紫石
有絕佳者與端石亂真特以其無眼故得以辨之研譜
又云青州紫金石文理粗亦不發墨獨不云唐州紫石
蓋出於近歲余嘗侍親之官合肥合肥與唐鄧相去匪

遙商人多販此紫石研來因置得之雖色澤可愛然膩
甚不發墨計世間必多有此研往往人皆以為端石矣
綠石出於洮河研譜云性悞不起墨不耐久磨山谷與
文潛皆云堅可磨刀劒余未嘗見之故莫能定其是否
也山谷從人覓綠石研云久聞岷石鴨頭綠可磨桂溪
龍文刀莫嫌文吏不知武要試飽霜秋兔毫文潛和魯
直惠洮河綠石冰壺研詩云洮河之石利劍矛磨刀日
解十二牛千年羌地困沙礫一日見寶來中州黃子文

章妙天下獨駕八馬森幢旒平生筆墨萬金值奇煤利
翰盈篋收誰持此研參几案風瀾近手寒生秋抱持投
我棄不惜副以清詩帛加璧明窓試墨吐秀潤端州歛
州無此色銅雀臺瓦研以古物而見貴於世瓦頗有青
色其內平瑩厚有及寸許者上多印工人姓氏皆八分
隸書也六一居士荅謝景山遺古瓦研歌畧云高臺已
傾漸平地此瓦一墜埋蓬蒿苔紋半滅荒土蝕戰血曾
經野火燒敗皮敝絮各有用誰使鐫鑊凸與凹東坡作

山谷銅雀硯銘云漳濱之埴陶氏我厄受成不化以與
直隔人亡臺廢得反天宅遇發邱將復為麟獲潁濱遺
老云客有遊河朔登銅雀廢臺得其遺瓦以為研甚堅
而澤歸以遺余為之銘畧云土生萬物而能長存銅雀
初成萬瓦雲屯得水而涎得火而堅水乾火冷而土不
遷石質金聲水火則然臺毀棟摧誰使獨全披榛得之
如見古人來為吾研明窻細氈東觀餘論云研譜言相
州真古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

如古瓦狀埋土中久而研之然近有長安民獻秦武公羽陽宮瓦十餘枚若今之甬瓦然首有羽陽千歲萬歲字其瓦殊不朽腐其比相州瓦又增古矣則知相州古瓦未必朽腐蓋傳聞之誤耳硯錄云紅絲石出於青州黑山其理紅黃相參二色皆不甚深理黃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其紋上下通徹勻布漬之以水則有滋液出於其間以手摩拭之久而黏著如膏若覆之以匣至開時數日墨色不乾經夜即其氣上下蒸濡著於匣中

有如雨露自得茲石而端歛之石皆置之巾笥不復視
矣研譜云紅絲石研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
唐彥猷云湏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墨為之乾
彥猷甚奇此硯以為發墨不減端石東坡云唐彥猷以
青州紅絲石為甲或云惟堪作盤盆蓋亦不見佳者今
觀雲庵所藏乃知前人不妄許爾余今折衷此三說東
坡之說與彥猷合而永叔之說太過余嘗見此石亦潤
澤而不枯燥但堅滑不甚發墨彥猷如青社日首發其

秘故著硯錄品題為第一蓋自奇其事也至永叔乃謂紅絲石研湏飲之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若是則非硯材矣因記談苑云徐鉉工篆隸好筆研歸朝聞鄴人耕地時有得銅雀臺古瓦琢為硯甚佳會所親調補鄴令囑之經年尋得古瓦二絕厚大命工為二硯持歸而以授鉉鉉得大喜即注水將試墨瓦瘞久燥甚得水即滲入旋注旋竭有聲嘖嘖焉鉉笑曰豈銅雀之渴乎終不可用與常瓦無異然則永叔之說毋乃類此乎

茗溪漁隱曰遯齋閒覽云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以硯為
首務謂紙筆墨皆可隨時搜索其可與終身俱者惟硯
而已此語極當余以文房四譜徧尋初無此語惟硯錄
云余生十五六歲即篤喜硯墨紙筆四者之好皆均若
墨紙筆居常求之必得其精者任取用之不乏至於可
與終身俱者獨研而已則知遯齋所云誤也

東坡云阮生言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吾有嘉墨七十
枚而尤求取不已不近愚邪是可嗤也石昌言蓄李廷

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
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軌奪相知間抄取
殆逼近有人從梁許來云懸墨滿堂此通人之一蔽也
余嘗有詩曰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語殆可淒然云茗溪
漁隱曰東坡前詩乃和舒教授觀所藏墨其畧云世間
有癖念誰無傾身障鹿尤堪鄙一生當著幾兩屐定心
肯為微物起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風霜侵髮齒非人
磨墨墨磨人併應未罄壘先恥又云吾蓄墨多矣其間

數枚云是庭珪所造雖形色異衆然歲久墨之亂真者多皆疑而未決也又陳履常云晁無數有李墨半丸云裕陵故物也往於秦少游家見李墨不為文理質如金石亦裕陵所賜王平甫所藏者潘谷見之再拜云真廷珪所作也世惟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為二矣嗟乎世不乏奇珍異寶之識者耳詩云秦卽百好俱第一烏瓦如漆姿如石巧作松身與鏡面借美於外非良質潘翁拜跪摩老眼一生再見三歎息了知至鑒無遁形王家舊

物秦家得君今所有亦其亞伯仲小低猶子姪

遜齋閒覽云唐末墨工李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
遷居歙州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廷珪始名庭邽其後
改之故世有奚庭珪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李廷邽
字者偽也墨亦不精庭珪之弟庭寬庭寬之子承晏承
晏之子文用文用之長子爾明次子爾光爾光之子丕
基皆能世其業然皆不及庭珪祥符中治昭應宮用庭
珪墨為染飾今人所有皆其時餘物耳有貴族嘗誤遺

一丸於池中疑為水所壞因不復取既踰月臨池飲又墜一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併得其墨光色不變表裏如新其人益寶藏之然墨喜精堅多珍寶之愈久而愈妙也

東坡云潘谷作墨所以精妙軼倫堪為世珍者惟雜用高麗煤故也以是詩云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魚胞熟萬杵犀角盤雙龍茗溪漁隱曰余謂李墨既為難得則潘墨亦非易求然今世無

二人佳墨終不乏固不必愛奇也

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九